

從身分政治到地緣政經：美國當代藝術的策展轉向

觀察員：萬書昀

截稿日期：2026/6/30

惠特尼雙年展作為長年觀察與呈現「美國性」的當代藝術指標性盛事，今年在波多黎各策展人 **Marcela Guerrero** 與美國籍策展人 **Drew Sawyer** 的策劃之下，以「關係性」(relationality)、「基礎設施」(infrastructure)、「糾結」(entanglements) 與「共存」(kinships) 等關鍵字貫穿展覽論述，強調人、制度、生態與全球網絡之間彼此交織的關係¹。**MoMA PS1** 於今年春季舉辦、五年一度的 《大紐約 2026》 (Greater New York 2026) 展覽以及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 (MCA Chicago) 的 Firelei Báez 回顧展，也呈現出相似的策展方向：美國當代視覺藝術的討論重心，正由討論單一國家內部的種族、性別或文化認同，移轉到將個體經驗置於全球供應鏈、移民流動、氣候危機與地緣政治等更大的框架當中。

值得注意的是，此一轉向並非是在否定身分政治的重要性，而是反映了藝術家開始關注個體身分如何受到跨國制度、地緣政治與全球權力流動的共同形塑。例如，巴勒斯坦藝術家 **Basel Abbas** 與 **Ruanne Abou-Rahme** 在本屆惠特尼雙年展展出的錄像裝置《直到我們化為火焰而火點燃我們》(*Until We Became Fire and Fire Us*)，透過交織巴勒斯坦植物影像、家庭檔案、詩歌、聲音與錄像等元素，²探討殖民統治、土地掠奪與流離失所如何在全球政治權力的運作下持續深刻影響地方社群³；作品所觸及的範圍並未停留在民族身分與文化認同，而是更加廣泛的關注巴勒斯坦個體經驗如何受到殖民歷史、國際外交與全球權力結構交互作用的形塑，呈現身分認同與地緣政治之間不可分割的關係。

另一方面，**MoMA PS1** 於今年春季舉辦的《大紐約 2026》聚焦於形塑當代紐約日常生活的多重力量，包括都市空間、公共治理、科技發展、社群互動與制度運作，非以單一身分或族群作為策展分類。透過藝術家對城市環境與社會結構的各式觀察，描繪紐約如何是一個由人際關係、制度機制與物質環境所共同構成的城市生態。例如，**Sofia Sinibaldi** 透過分層透明攝影呈現城市影像的流動與重組；**Piero Penizzotto** 在《阿姨議會》(*The Council of las Tías*) 中，以圍坐於摺疊椅上的紙塑人物再現紐約街頭常見的鄰里聚會場景，呈現社區關係如何在非正式的交談傳承與公共空間中持續被維繫與建構；**Dean Millien** 的《The Cats and the Rats》(貓 vs. 老鼠) 則藉由都市鼠患與公共空間的

¹ <https://whitney.org/exhibitions/2026-biennial>

² <https://whitney.org/exhibitions/2026-biennial/art>

³ <https://www.4columns.org/szremski-ania/whitney-biennial-2026>

描繪，回應城市治理與都市生態的議題。官方策展論述指出，展覽關注的是當代城市如何在監控技術、加速發展與制度失靈之中持續變動⁴；英國藝術雜誌《Frieze》的評論亦指出，《大紐約 2026》揭示了城市光鮮表象下的裂縫與失靈制度⁵，透過不同作品呈現社群如何回應經濟壓力、政治暴力與制度失能等當代處境。此展覽並未否定身分認同的重要性，而是將個體經驗置於都市制度、基礎設施與社會網絡之中作進一步的理解，凸顯「身分」在城市空間當中，是如何與政經結構持續協商而生成。

這樣的策展思維，在近年重要藝術機構的特展之中即已有跡可循。2025 年芝加哥當代藝術博物館 (MCA Chicago) 舉辦的 Firelei Báez 回顧展便是一例。Firelei Báez 出生於多明尼加共和國聖地牙哥，童年移居美國，現居紐約，是當代加勒比海離散藝術的重要代表人物，也是近十年國際雙年展與美術館高度關注的藝術家。作為藝術家首場在北美的回顧展，展覽匯集了其近二十年來的重要繪畫、紙本作品與大型裝置。Firelei Báez 慣於挪用殖民時期的地圖、建築圖紙、測量圖與官方檔案，並覆寫加勒比海神話、非洲離散文化及女性身體意象，藉此挑戰既有權力秩序，提出替代性的歷史敘事，並鬆動種族、性別與國族等既有分類⁶。

在 Firelei Báez 的創作脈絡中，個體在其作品當中並非是脫離結構的自主主體，而是不斷與殖民歷史、跨國遷徙、環境變遷及全球政治經濟相互交織的存在。若與前述 2026 年惠特尼雙年展及《大紐約 2026》相互對照，可以發現雖然三者關注的維度各異——分別聚焦於地緣政治、都市制度與殖民歷史，但皆共同反映出近年當代藝術策展的重要轉向：亦即不再將身分認同視為孤立的文化屬性，而是將其放在全球政治經濟的架構中，探究是何種外部權力與地緣結構，塑造了當前的個體處境。

若將上述策展趨勢置於近年當代藝術理論的發展脈絡當中觀察，可發現其與文學理論與後殖民研究學者加亞特里·斯皮瓦克 (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 提出的「行星性」概念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對話關係。斯皮瓦克於《一門學科之死》(*Death of a Discipline*) 區分了「全球化」(Globalization) 與「行星性」(Planetarity) 兩種理解世界的方式：前者傾向將世界視為可被資本、市場與資訊網絡整合的空間；後者則將地球理解為一個無法被人類完全掌握的「他者」(Alterity)，強調人類與非人類生命、不同地域與歷史之間的相互依存關係⁷。此一「行星性」概念，後續也成為當代藝術理論的重要參照。藝術史學者 Terry Smith 在〈界定當代：想像行星性〉(*Defining Contemporaneity: Imagining Planetarity*) 中，將「行星性」納入對當代藝術與當代性的討論⁸；藝術史學者 T. J.

⁴ <https://press.moma.org/exhibition/greater-new-york-2026>

⁵ <https://www.frieze.com/article/greater-new-york-2026-review>

⁶ <https://visit.mcachicago.org/exhibitions/firelei-baez-2>

⁷ <https://reurl.cc/WzLEeL>

⁸ <https://tidsskrift.dk/nja/article/view/23320>

Demos 則從生態政治與去殖民的角度，進一步強調藝術實踐應將環境議題置於社會政治、經濟與殖民歷史交織的關係中理解⁹。

雖然 2026 年惠特尼雙年展、《大紐約 2026》與 Firelei Báez 回顧展的策展論述並未直接援引「行星性」作為理論框架，但三者皆不約而同地將身分認同置於制度、生態、歷史與全球權力關係之中作理解與爬梳；此種策展取向與「行星性」所強調的跨界連結與相互依存，形成了值得進一步思考的理論對話。此一發展是否構成當代藝術的新典範，仍有待持續觀察，但已成為近年美國重要藝術機構與策展實踐中的一項顯著趨勢。

⁹ <https://journalpanorama.org/article/ecocriticism/ecology-as-intrasectionality>